

十年前,一位国有企业刚下岗的中年女工销售员“冲”到我家,推销德国的一款吸尘器。反正我们被她的态度感动了,也信任德国货,就第一时间买下了,一直用得顺手。十三年来她也经常来电或送些配件。几天前,我请她送些吸尘袋来,约在地铁站交钱交货。她告诉我:明年要退休了,市场开拓好了,企业需要高级管理者就有了博士头衔的“儿子”辈来当老板!领导要做业绩,放弃了国产的8元一个的吸尘袋,只给客户id提供20多元一个的进口吸尘袋。她感觉对不起我这样的第一批老客户,就悄悄通过内部关系找来国产的8元一个的吸尘袋,自己垫钱备着,不让老客户“吃亏”。同样是公司雇员,一个妈妈级的员工宁愿自己受累不让承诺落空,一个儿子级的博士白领为了提高自己的职业价值,可以不惜牺牲众多老爸老妈级的客户利益。职业的扮相真是奇怪。他们各自坚持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急急的她又告诉我:“退休后要到在美国的儿子那里住。”也许几年后的纽约中区又多了个“大妈馄饨”的食品店,因为她的职业扮相一定会让人生出惊喜。

职场上最常见的现象还有言不由衷。无论职务高低,经常遇见职场角色的“假扮”。年初总是职场跳槽的高峰期,熟人白领头与主管谈辞职的事,他对主管说了一通彼此都心知肚明的虚构理由:住家搬迁、健康问题、家人意见、朋友邀请加盟……就是不谈核心问题——对职务和薪酬不满意。而主管尽管胸膈,也知道其中曲折,就是不提正题,老问:“你想清楚了吗?”其实想走的人希望主管再挽留一番,主管则恨你不讲情面给我难堪。结果两厢都没有得到希望的结果,因为离开了事物本质说话,也就没有人能记住说过什么,该为什么负责了。他们为什么就不能以事实为导向,放下假面把事说清楚?彼此都在演戏哪,让旁观者看得更滑稽痛苦。我们真的需要“假扮事实”吗?难道穿着雨衣洗澡,身体会清洁吗?这恐怕真是人生的一大恐惧!

七年前笔者从人事部带回一个刚毕业的硕士男生,小小的个儿,不起眼的相貌让我有点担心做市场营销是否行(也暗合了非高帅富的孩子只能努力学习的观念)。一起吃饭,发觉他有点“吧嗒嘴”,心想完了,咋带出去见客户?一年过去,发现这个“穷”孩子很有“故事”,15岁时父亲病故,其母拉扯弟兄俩上大学,大哥在美国读成了博士。这小哥干活不声不响,写出的报告简洁点到位,是少有的“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员工。三年过去,业绩斐然,他又悄悄地读上了博士,买了个经济房、备了工作车,娶了个延安媳妇。结婚那天终于换了双新皮鞋,衬衫有变化了,头发经常理了,俨然成为团队中的“奥巴马博士”(因为他的肤色黝黑、喜欢偏着头皱着眉思考问题)。5年后他找我辞行,有投行找上了他。别后三年,他从零开始,勤恳拓展市场,竟然将一个面临合并的部门发展为明星部门,已投资管理了1000多亿资产,自然而然他也就成了副总裁。职场不相信眼泪,但永远青睐勤奋踏实的耕耘者,这才是真相。

人生的游戏往往是轮到你上场时,却改变了规则。但活着一定是因为有梦,而且我们又要活得很久,会等到很多事,哪些事先来,由不得人。职场有底线,切记“出来混都要还的”。在职场中我们扮演什么角色,达到怎样的高度,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修养和教育。如果你有一个家庭优良的门风传承,那就赢在起点;讲究过程,说真话,干老实话,也是重要的砝码。所谓“中国梦”,完全是为这样的中国人准备的。

职场扮相

辛旭光

舒宣,慈溪人,少有文才,作文倚马可待。身材魁梧如猛士,脾气也够猛。一个武夫身坯,却喜好写婉约的诗句:“醉归旋拨红炉火”,“银缸明月横斜。还是画楼角送,小梅花。”

北宋治平二年,24岁的舒宣考取状元,可谓春风得意。他在台州当临海县尉时,当地盗贼出没,舒宣敢于执法。

他还单骑出使西夏,面对强敌,毫不示弱,为当时宰相王安石赏识,先任提举西浙常平,后为监察御史,成为“王党三十人”之一。

王安石实行变法,舒宣是坚定的新党后辈,他行事很猛,他先从严处理了郑侠、王安国两案。元丰二年春天,沈括视察杭州,骗来苏轼诗稿借以陷害,舒宣则根据苏轼的《湖州谢上表》奏章,上书弹劾苏轼。舒宣与沈括,都是宋神宗时有点才华的人,他们在苏轼未入政坛前,风头很健,苏轼横空出世,沈、舒便无人提及,这是两人陷害苏轼的私心。再者,苏轼走访民间,对新法实施后引起

百姓赋税加重是有看法的,这就让王安石大为恼火。沈括与舒宣依靠王安石这棵大树,一起发力。舒宣极有心机,他在面见宋神宗时,上了一道劄子,把苏轼的诗句与王安石新法条例一对照比较,以此认定苏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其罪当诛。当时,舒宣伙同御史中丞李定及何正臣、李宜之等人将苏轼抓进乌台(旧指御史台)。

监察御史舒宣无疑是这场宋代文字狱的重要打手,他伙同群小四方调查,查出苏轼寄赠黄庭坚、刘恕等人的诗文有100多首,经一一推敲,上纲上线,认定是攻击新法,反对皇上。苏轼一案还涉及到司马光、范镇、张方平、刘放、刘摯、曾巩、苏轼等29位大臣名士。舒宣更狠,他奏请将司马光、范镇、苏轼、张方平、李常五人处死,一时黑云压城城欲摧。

苏轼身陷乌台前,曾对家人说:“如若我有不幸,你们可送鱼

随着老弄堂一个个地消失,曾经用过的旧器物印象也从上海人家的记忆中一点点淡化,有的沦落为古玩冷摊上的“老古董”。

儿时,看见故乡昆山明代老宅里挂着一个竹子做的长筒,此物色泽红褐,闪着光亮,以为是只大鱼篓。后来在上海同学家里也看见一只,外婆讲:“这是暑天抱着睡觉用的‘竹夫人’,中空,四周有竹编网眼,消暑清凉佳物。”古代,竹夫人亦被称为“竹夹膝”。东坡句:“留我同行木上座,赠君无语竹夫人。”我想,这大概是最原始的“空调”吧。

现在冬天还在用汤婆子的人恐怕很少啦,从前家家户户都拥有白铜汤婆子,就像现在空调一样,也平常。古代的汤婆子有用锡、陶等多种材质做的,黄庭坚诗云:“千钱买脚婆,夜夜睡到明。”《红楼梦》提到汤婆子:“袭人回家奔母丧,晴雯便忘了为宝玉暖被铺,说,终究暖不成,我

又想起来,汤婆子还没拿来呢。麝月道:这难为你想!他素日又不要汤婆子。”

小时候我最怕汤婆子漏水,冬夜到老虎灶泡脚汤婆子水,回家走到半路只听得汤婆子发出吱吱声,

老上海人家的旧物

杨忠明

滴滴答答漏水啦。这一晚,脚当然是冰刮丝阴啦!从前的旧汤婆子接缝处有的焊满了堵漏的锡,记录着岁月带来曾经的创伤。

老上海有卖“凝刨花”的行当。木刨花浸在热水里,渗出粘液水可以涂抹在头发上,起固定发型的作用,是现代“摩丝”的原型。贺友直先生画的三百六十行中有此图,一个老头坐在长凳上用刨子刨木花,木头是榆树料。记得旧时老大沽路弄堂口烟纸店也有买现成的刨花,现在古玩市场里的明清景德镇瓷器彩粉花鸟、人物刨花缸还是一件古董呢!

过去沪上生病看中医,到药铺配药,煎好药,送上门,用一个个小小的、好白相的红绿色的迷你“热水瓶”装的,倒出一碗温热的汤药汁,病家感觉,“良药苦口利于病,药店温馨利于心”,我想,吃过这种瓶装汤药的朋友,毛病

大多康复得更快!

1958年街上穿皮鞋的人较少,一下大雨,脚上穿的布鞋就像潜水艇,要知道,布鞋浸湿的味道就像吃大菜尝到了一坨老鼠屎。记得有一次我老爸黑色的元宝套鞋漏水,叫我哥哥去打补丁,回来,一块自行车内胎粉红色的鲜艳补丁分外漂亮,当教师、有点美观的父亲大动肝火,骂道:“小举(鬼)不动脑筋,还能穿吗?拉掉,去重补!”

旧时上海小囡喜欢穿木拖鞋(鞋),一块脚形木板上横钉一条宽帆布带即可拖行。我就怕木拖鞋断带子,那就像个无头苍蝇到处寻找钉子榔头……夏天炎炎,弄堂里木拖鞋鞋滴刮啦、滴刮啦的声音,叫卖赤豆棒冰有节奏啦、啪、啪的敲击声,叫蝴蝶抖出一串清脆鸣叫声,门外修洋伞老头鼻音混浊的厚重喊声,汇成一曲上海老弄堂奏鸣曲,亲切又动听。

上海弄堂里曾经有的生活佳物,离我们渐行渐远,一切仅在朦胧的记忆中……

老上海有卖“凝刨花”的行当。木刨花浸在热水里,渗出粘液水可以涂抹在头发上,起固定发型的作用,是现代“摩丝”的原型。贺友直先生画的三百六十行中有此图,一个老头坐在长凳上用刨子刨木花,木头是榆树料。记得旧时老大沽路弄堂口烟纸店也有买现成的刨花,现在古玩市场里的明清景德镇瓷器彩粉花鸟、人物刨花缸还是一件古董呢!

转瞬间,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11个年头,然而父亲的音容笑貌则一直难以挥别,常常在梦里重现。无论是幼童、年少、年轻时在无知无畏轻狂草率中“闯祸”后,父亲有理有节有奖有罚的情景,让我们姐妹兄弟受惠匪浅。它让成长中的我们不断地从各个起点向新的境界升华。

记忆中我是弄堂里最早有积木、玩飞行棋的小孩,也是同伴中为数不多订有《小朋友》《儿童时代》与《少年文艺》刊物的幸运儿,母亲教我习字父亲带我练琴,“早教”养成喜动与静思。幼年喜动险酿大祸仍历历在目。有年节庆,父亲破例带小姐姐和我去值班,7岁的我,曾多次吵着要去厂里探秘(父亲供职于某军工企业),我母亲关照我不能乱走乱动。到了工厂,我早把叮嘱甩在脑外,趁父亲去巡岗时,硬拽着小姐姐走入一处大厂房,顺势爬进汽车驾驶室,让小姐姐坐一旁,俨然开起车来。我一手握方向盘,嘴里嘟嘟地发声,另一手按按拨拨。喇叭按响了,

哟!汽车也摇动了,小姐姐惊叫起来,我也感到汽车在摇晃,但离门反而一点点远了。于是我扶杆推回原处,将伸出去乱踩的脚缩了回来,这一连串动作,竟然让汽车停了下来。此时间听喇叭声赶来的父亲,拉

得如何做,说明你临危不乱,懂得“手关手闭”。当然,要记牢!不是所有东西可以随便动手动脚,一定要想好了再动。事后,父亲主动领受了批评。父亲敢于担当是出名的,那年主动承接某潜艇动力系统设计与成功,事后周总理接见他们,父亲也不张扬,也许是纪律约束。这也正是父亲宠辱不惊的写照。

那年刚踏上工作岗位,我因不愿与某小人为伍而遭受委屈,情绪十分低落。父亲得知后说:“没有任何人可以小觑或打倒你,除非自己把自己打倒。”一句很有哲理的劝慰,让我受惠无穷,于是成就了我的“尺寸观”并夯实了此论的基础。

每个人眼里的父亲形象往往复杂多变,比如孩童时,他是被仰视的英雄;青少年时,他可能因“拼爹”落败而被藐视;婚娶购房置物时,他又可能受到些许鄙视;只有自己为人父时,才正视到父亲的不易与伟大……我眼中的父亲则始终如一,所以,他的形象永远不会远离我。

受用一辈子的家教

陈甬沪

开车门把我抱了下来。几个值班的人员都在一边惊呼,哦哟,太危险了!车子再倒一米,后面十多只雷达就要报废!

我低头等着父亲的教训,然而他没有责骂与责怪,搀着我和小姐姐的手,送我们回了家。当时家属楼就在保密工厂围墙外后面,而我家的后窗正好与厂办公楼窗相望,已经有员工向我母亲通报,所以进家就遭母亲的数落。父亲摆摆手在听完我在车上的描述后,反而表扬我说,前一步怎么做,后一步做还能记

来。”关心苏轼的朋友太多,其中一人无意间送了熏鱼,苏轼见之大愕,继而仰天大哭,写了两首绝命诗给弟弟苏辙,其中有“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狱吏知道后,十分同情,悄悄汇报上去。宋神宗读了两首诗,也十分动情。幸亏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而宋神宗的母亲因是苏轼的粉丝,不断劝

儿子从轻发落苏轼,在这时,已经罢相的王安石也说:“盛世不宜诛名士。”宋神宗这才把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出狱后写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灰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这首诗幸亏未被舒宣看到,如追究起来,苏轼又犯了对帝王的大不敬。

“乌台诗案”结束,苏轼一些好友纷纷被削职发配,其弟苏辙遭降职处分,调高安;张方平被罚红铜30斤;司马光、范镇等18

舒宣之猛

米舒

“乌台诗案”后,舒宣并未晋升,由于他几次欲置苏轼于死地,得罪了不少文人,引起公愤。元丰六年,舒宣的烈性脾气又猛了一下,与尚书省发生矛盾,结果被罢免官职。舒宣在宋神宗执政期间,再也没有被起用。他迁居鄞县月湖畔,其居曰“懒堂”,以教书为生。宋徽宗时,他再度出山,任龙图阁待制,翌年卒。舒宣著有《西湖引水记》,并有数十首小令存世。

在宋代历史上,舒宣本不值得记,但他因办“乌台诗案”而出名,其言其行,可为后代文人鉴之。

进站合用一张交通卡刷卡,一人一票,已屡见不鲜。更有甚者,一天,笔者眼见一位小青年出站,在闸机口,把包往刷卡台上一放,一个跳马动作,就跃了出来,拎了包就走,逃了票,也无人问津。

报载,每年上海地铁因乘客逃票而造成的损失达一千万以上。就算照每年一千万计算,平均每天逃票金额达二万七千元之多,以每人一次逃票五元计,则每天有五千人逃票,这是一个多么骇人听闻的数字。地铁逃票不仅给有关部门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也损害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形象,理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形?一些乘客素质差是一个原因,要教育他们,不要占这种便宜。地铁管理方,从监控器中明明看到了这种逃票现象,却不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制止,日积月累助

象,却不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制止,日积月累助

理,这种逃票状况应该说能够制止的。

近闻《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修改草案拟于六月交付审议,对《地铁逃票条例》将加大处罚力度。其实,处罚不是目的。与其兴师动众搞处罚,不如先从加强进出口处管理开始,让某些乘客改变不良习气,也使地铁的公共秩序更加良好有序。

重视地铁逃票现象

张人健

长了这种不良风气。常说,小错要制止在萌芽状态,为什么第一时间发现这种状况时,不立即加以制止?早发现早制止,也许损失不会如此巨大。另外,有些进站口,设备有问题也是一个原因,有人刷卡后,两扇

差饼干(姑且如此称呼)没有反应,等到第二人刷卡后,门才开启,造成了第二、三、四两人同时进站,有的第三、四两人可同同时进站,逃了票。如果在进站口,也派人值守,加强管

灯花

得微微颤抖且临水盛开,印证了“夹岸桃花蘸水开”的诗句不是虚言。

水中一叶扁舟静泊,对岸江南民居倒映水中,让我想起“村南无限桃花发,唯我多情独自来”的诗句。眼前的情景正是我心中要捕捉的画面,确如安徽黟黑的枝干上缀满娇艳的桃花,温婉秀气,微露笑靥,它们被和煦的春风吹

水彩江南

曹家海

泾县唐代名士汪伦送诗人李白的“桃花渡”,又如一幅江南水彩画。摄影的最高境界是要有诗意,于是,我选择了最佳的构图画面,按下了快门,题为“水彩江南”。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

七夕会摄影故事